

草皮书系列丛书

实

亲历历史

录

● 蓝黛 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J.R.R. TOLKIEN

草皮书系列丛书

亲历历史 实录

● 蓝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皮书系列丛书/蓝黛编;北京:中国

戏剧出版社,2006.7

ISBN 7-104-01869-7

I.草... II.蓝... III.世界文化...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8246 号

亲历历史实录

策 划:艾东 郭媛媛

责任编辑:曹千里

责任校对:郭媛媛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 版:中国戏剧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89

电 话:(010) 58930242 (发行部)

传 真:(010) 68930242 (发行部)

电子信箱:fxb@xjsina.net(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朝教印刷厂

印 张:196

开 本:16 开 710×1010mm

版 次:2006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2006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7-104-01869-7/I·757

定 价:456.00 元(全 12 册)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雅典的瘟疫 /1
罗马城大火 /3
维苏威火山喷发 /6
黑死病 /11
克勒西战役 /14
瓦特农民起义 /18
攻占君士坦丁堡 /29
处决路易十六 /35
拿破仑的葬礼 /38
伦敦的娼妓 /45
林肯总统被刺 /48
对巴黎公社的镇压 /52
恩图曼之战 /57
旧金山大地震 /63
达豪人体实验丑闻 /66
曼杰利什塔姆被捕记 /70
我在韦斯卡前线负伤 /72
刺杀斐迪南大公 /75
震撼世界的十天 /78
《凡尔赛条约》的签订 /90
伟大的时刻 /93
印度的非暴力抵抗 /110
国会大厦失火案 /113
南京大屠杀 /116

德军炸毁格尔尼卡 /125
柏林的陷落 /128
处决纳粹战犯 /133
在列宁格勒被包围的日子里 /140
偷袭珍珠港 /143
占领下的巴黎 /156
贝利亚的政变以及他的灭亡 /170
兵败中途岛 /178
水门事件随感 /190
广岛的灾难 /197
埃及政变 /225
最长的一天 /231
西贡政变记 /268
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件 /278
首次登上月球的人 /291



雅典的瘟疫

〔古希腊〕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前40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长篇传记《雅典城邦志》，他所描述的这场瘟疫曾使雅典三分之二的居民命赴黄泉，后世的学者依据这篇描述将这场瘟疫判定为恶性伤寒。

这种病据说是从比埃及更遥远的埃塞俄比亚开始流行的，随后蔓延到埃及和利比亚，并侵蚀希腊。它首先使雷埃夫斯市的居民遭受灾难，然后便突如其来地降临到了雅典城。

现在我要描述一下这场瘟疫确切的过程和它的各种症状，因为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不仅亲眼目睹了这场可怕的灾难，而且我本人也染上了这种病，并差点为之送命。

那一年几乎没有其他疾病，假如有谁得病的话，那他们得的都是同一种病。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一个健康人的额头就会突然变得滚烫，双眼充血，咽喉和舌苔也就变得血红，嘴里还散发出一股腐烂的恶臭。

当病情发展到第二个阶段时，人们就会接连不断地打喷嚏，嗓音也变得嘶哑了，胸部很快也难受起来，使人爆发出一阵阵强烈地咳嗽。接着胃部也开始发难，无论吃什么都很快又被吐出来，并伴随着猛烈地胃痉挛，有些病人的胃痉挛会慢慢地平息，有些却会无休止地延续下去。

从外表上看，他们并不显得苍白，相反血色似乎好得出奇。逐





渐地，他们皮肤上出现了斑疹，并开始溃疡。他们还受到内热的侵袭，就连最薄的亚麻布床革盖在身上也觉得难以忍受，只能整天光着身子躺在床板上，他们渴望浸泡在冷水里——事实上，一旦没人看护，他们自己便会一头扎进冷水池中——他们时时都感到干渴难熬，但不论喝多少水都无济于事。

他们还必须忍受坐卧不宁以及失眠的折磨，这种折磨简直无休无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内热出现的第7天到第9天便会死去，而那些生命力特别顽强的人在抵御住了内热的侵蚀后仍能在体内保存一些力量，但病魔紧接着就侵入了他们的大肠和小肠。严重的肠炎导致腹痛和腹泻，有些人由于腹泻造成的虚弱而毙命。最后，病症向人的四肢蔓延并危及外阴部，有些人虽然死里逃生，却因此而丧失了手脚的功能或性功能，也有些成了瞎子。在某些较为特殊的病例中，患者在痊愈后却突然丧失了记忆力甚至思维能力，他们无法辨认自己和周围的人……

最令人沮丧的是疾病剥夺了受害者的意志力，使他们屈服、绝望，最后丧失了抵抗的勇气。同时，由于缺乏隔离措施，人们在照顾病人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感染，患者急剧增加，人们像羊群一样大批地倒下……

即使瘟疫的阴影已经笼罩着雅典城，仍有成群结队的农民涌入城市，这些新来的人特别容易受到疾病的感染。由于没有足够的房屋供他们居住，农民们便在城里搭起了许多茅棚，又闷又热的盛夏加上可怕的疾病，使死亡的人数剧增。街道上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以及被内热、腹痛折磨得翻来滚去的病人。

水池旁挤满了半死不活的人，他们渴望能喝上一口凉水。

神庙里也满是尸体，许多人是爬进神庙后死去的。

恐怖的疾病如此急速地降临到人们身上，使他们不再顾忌法律和一切神圣的东西，为保全生命不惜亵渎神灵。有关葬礼的所有习俗也已不再被人遵循，在一片混乱之中将死人草草掩埋已司空见惯。最后，火葬也被普遍采用，将死人堆在干草上焚毁，有些人找着死人抬着沿大街走时，遇到有人点燃火堆便扔下尸体一走了之。

(孟学雷 译)





罗马城大火

〔古罗马〕塔西佗

塔西佗(55~120年),古罗马文学家,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兴盛与衰亡》等。该篇是对公元64年罗马城遭遇火灾的记述。虽然并非亲历,但有史家笔法,读来真切感强,令人震撼。

尼禄王现在要使罗马城看上去更像他最喜欢的居住地之一。他总是在大众场合大摆筵席,就仿佛这座城是他自己的家一样。但是他最挥霍奢侈也最声名狼藉的盛宴是由提格里纳斯主持操办的。为了避免太多地描述穷奢极侈,我只在此描述一二。

这次盛宴是在马库斯阿古里帕湖上一只巨大的木筏上举行的。许多船只引着这张大木筏。到处都是黄金和象牙的装饰品。桨手都是罪犯,他们按年龄和罪恶大小编排。提格里纳斯从异乡搜集了许多珍奇的鸟和动物,甚至还有海洋里的物产。码头上已经聚集了许多珠光宝气的贵夫人,而在贵夫人不远处的是一大群裸体的妓女,她们摆出种种不堪入目的姿势。

夜幕降临,木筏上发出的狂笑声和歌声回荡在岸边的树林和房屋周围,辉煌的灯光将天空映照得通红。尼禄王骄奢淫逸本来就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但他还要做超越所有人想像力的更堕落的事,几天之后,他就与一群自称为毕达哥拉斯派的无耻之徒举行了一次正式的结婚典礼。尼禄王在众目睽睽之下戴上了新娘的面纱。嫁妆、迎亲船、火炬、婚床,可以说简直应有尽有。即使一次真正自然的婚礼也该在夜晚进行,但他却扮成新娘在光天化日





之下演示着不堪入目的把戏。

但是灾难却降临了。我们现在无法确证是由于偶然因素还是由于国王罪恶意念的唆使所致——这两种说法都有众多的支持者。现在，罗马城发生了它有史以来最可怕、最具毁坏力的大火。它是从大竞技场外一家出售易燃物品的商店爆发出来的，由于风势猛烈，火便迅速蔓延，吞噬了整个竞技场。在竞技场附近没有什么障碍物能够阻止火势的蔓延，大火窜上那两座小山，接着就在罗马城里横行肆虐了。它挫败了一切企图阻挡扑灭它的行动。这座古老的城市街道弯曲、狭窄，房屋的排列也很不规则，这更助长了火势的迅猛发展。

在极度恐惧中尖声叫喊的女人，无人救援的老人和孩子，只顾自己逃命的人们，无私帮助别人的人，流浪汉和二流子——所有这些都加剧了混乱状态。人们只要抬起头，就会看见火焰正在他们左右狂舞，或者正紧跟在他们身后——甚至那些最偏僻的地区也卷入了大火之中。最后，人们简直无处藏身，只得纷纷奔向通往乡间的大路，有的干脆躺在农田里。不少人已经倾家荡产——连当天的食物也没有——虽然还有希望逃跑，但他们宁愿死去。还有些想死的人是因为他们未能救出自己所爱的人。已经没人再敢与火焰搏斗了，而那些趁火打劫的歹徒却将火把四处乱扔，他们甚至声称自己得到命令在城里放火，也许，他们确实得到过这样的命令，或者这只是他们为自己卑鄙的欲望寻找口实。

尼禄王这时在安提姆。当大火已经逼近他的那座坐落于米瑟纳斯花园和巴拉廷山之间的宫殿时，他才回到了罗马城。火势根本不可能控制了，它已燃遍巴拉廷小山，同时也包围了尼禄王的宫殿。不过，为了解救那些四处奔命的市民，他还是下令打开了玛尔斯广场以及阿格丽帕的政府建筑物，甚至还打开了他自己的那些花园，尼禄王设立了许多个救助站，向受伤或饥饿的公众提供治疗与食物。大量食品从奥斯底亚以及附近的城镇运到了罗马，谷物的价格很快降至不到四分之一塞斯特一磅。然而尽管这些措施很受欢迎，却没有受到人们的感激。因为到处流传着一种说法，即正当罗马城在焚烧的时候，尼禄王却在一个秘密的祭坛上将这场大灾难与古代的各种灾难相提并论，并咏唱着“特洛伊城的毁





灭之歌”。

到了第六天，大火几乎已经将罗马城变成了废墟。最后，它终于在埃斯奎林山脚下熄灭了。但是就在人们的恐惧尚未平息，人们的希望尚未复苏之时，大火又一次熊熊燃烧起来了。它烧毁了一片开阔地带上的神庙和游乐场，人们又一次以怀疑的口吻谈论起尼禄王的言行，他曾经野心勃勃他说要建立起一个新的城市，并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罗马城的14个街区中只有4个幸免于难。有3个完全成了焦土，另外7个也只剩下一堆堆瓦砾了。

（孟学雷 译）





维苏威火山喷发

〔古罗马〕普林尼

普林尼(62~113年),古罗马散文家,为著名作家大普林尼的外甥及养子,本篇描写的这次火山喷发发生于公元79年8月24日,正是这场火山喷发,淹没了著名的庞贝古城。

我的舅父当时驻守在米塞努,他是一位很有主见的舰队指挥官。8月24日午后不久,我的母亲将远处一片巨大的、外表异乎寻常的云朵指给他看。那时他刚洗过冷水澡并吃了午餐,正继续他的写作。他让人取来鞋子,然后登上高处,以便于观察那片奇异的云。由于距离太远,无法看清那片云下面究竟是什么山(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座山叫维苏威)。那奇异的云朵像一棵伞状的松,升得很高,下半部像巨大的树冠,然后慢慢地向四周散布开去。它有些部分是黑色的,而另一些部分则是暗灰色的,我的舅父出于学者的天性立即想到应该去更近些的地方观测,所以他命人赶快去准备一条小舟,他还对我说,假如我想去的话可以跟他一块上船。我回答说我想继续做功课,因为那天他正好给了一些笔头作业要我完成。

正当他准备出发的时候,有人替丽克蒂娜捎来了一个口信。丽克蒂娜是塔斯克斯的妻子,他们家恰恰在山脚下,除了坐船从海上逃生,他们已无路可走。他们请求我的舅父派船去救人,舅父立刻改变了初衷。开始时他只是想进行一番研究,而结束时他却成一个英雄。他下令所部分战舰立即出发,而他自己也登上了指



挥舰。他知道灾难已经发生，那一带的人口非常稠密，他要去援救丽克蒂娜和所有其他的人。不久，他就看见了顺着海岸撤离的大批人群，于是他改变了航向，朝最危险的区域行驶过去。他一边指挥舰队，一边记录了亲眼所见的一切，已经有灰尘落到船上，离岸边越近，灰尘也越灼热，越浓密。终于他看见了从山上流淌下来的岩浆和浮石，它们席卷一切，毁灭一切，势不可当地冲到海边。船上的舵手看到这可怕的情景便建议立即返航，但被他拒绝了。他告诉舵手，幸运之神总是站在勇敢者一边的，他们还必须救出被困在斯但比的庞波尼那斯和其他的人。现在他们还必须驶过一个海湾（因为海岸在这里呈现出凹形的走势，而形成了一个海湾）。当时他尚未处于危险之中，而他却逼向正在逐渐扩展的危险区域。庞波尼那斯和其他等待救援的人终于上了船，舅父和已经吓坏了的庞波尼那斯紧紧拥抱，并且安慰了他。为了让他恢复信心，舅父命人将他带到洗澡间去。洗完澡后，庞波尼那斯休息了一会儿并开始用餐，不管真的也好，假装的也好，他这时已是兴致勃勃并充满勇气了。他现在惟一需要的就是风向快些改变，这样舰队就能驶离海岸了。然而风向并没有改变，我的舅父无法将船驶离斯但比港。

夜幕降临，他们在离海岸不远处一些房屋里安顿下来。从这里能清晰地看到维苏威火山上到处燃烧着的熊熊烈火，刺眼的火光在深沉的夜色中显得格外壮观，我的舅父为了消除他的下属们的恐惧，就向他们解释说那些火光只不过是农民废弃了的空屋在燃烧，到了深夜，他自己才睡觉。由于他是个结实矮胖的男子，所以他打鼾的声音非常沉重，就连在他屋外的人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然而，这时屋外院子里已堆积起愈来愈厚的火山尘埃和浮石，假如再呆在屋里，也许就永远也出不来了。幸好他被卫兵唤醒，赶快走到屋外，并且找到了庞波尼那斯。他们争论究竟是呆在屋里还是让人们都到旷野上去。由于地面开始猛烈地震动，所有的建筑物都摇晃起来，好像随时会倒塌似的；但假如呆在室外，也有被掉下的浮石砸伤的危险，不过那些浮石都布满孔隙，分量也不算太重。在比较了各种危险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后者，人们走出屋子后便将枕头或布匹顶在头上，以防止被浮石击伤。





黎明时分，其他地方的天色应该已经发白了，但这里依然笼罩在无尽的黑暗之中，像是有一张硕大无比的黑幔覆在空中，这是充满恐怖和毁灭的黑暗，而山上的火光和人们手中的火炬在充满尘埃的黑暗中划出一道道光芒。我的舅父来到海边，他希望能带领众人登船逃生，但狂风夹着巨浪依然向海岸扑来，任何船也无法驶离海岸。这时人们看他有些站立不稳，就拿一床单铺在地上并扶着他躺下。热浪和硫磺的气味一阵阵扑来，预示着熔岩和大火正在逼近。有些人开始沿着海岸奔逃，我的舅父挣扎着站起身来，他靠在两个士兵身上，但立刻又瘫倒下去了。我想这是由于火山灰使他窒息的缘故，他的气管原先就时常发病。当8月26日的白天来临时——他最后所看到的白天是24日——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他安详地躺着，穿戴整齐，身上也没有任何伤痕，他更像是在安睡。

那时母亲和我仍在米塞努。舅父启程之后整个下午我都在读书，这正是我没跟随他去的原因，洗澡用餐后，我独自静静地思考了好一会儿。接下几天里我们一直能感觉到大地的颤动，但并不怎么使人惊慌，因为在坎帕尼亚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但是那天晚上大地震颤得如此猛烈，屋子里所有的东西不止是在摇晃，而是几乎被翻倒，母亲冲进我房间时我也已经跳下床来，其实我正准备去唤醒她，我们坐在前院，这儿离大海很近。当时我不知是出于勇敢还是愚蠢（那时我只有17岁），竟然让人取来一本李维的集子并开始阅读，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我甚至像以往那样不停地做摘录。这时我舅父的一位刚从西班牙归来不久的好朋友跑到我们面前，当他看见我们母子悠闲地坐着，而事实上我正在读书的时候，便将我们臭骂了一顿——他骂我是因为我的愚顽，而骂母亲则是因为她竟然允许我这样做。但是我依然专注地看我的书。

天破晓时，借着微弱的光我们看到周围的楼房正在不停地晃动，而我所在的庭院似乎太小了一点，假如楼房立即倾倒的话，我们完全可能真的被活埋。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最后终于离开了镇子。一大群惊恐万状的难民跟随着我们，他们永远只会遵照别人的决定行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恐惧看上去倒很谨慎），他们





尽可能地聚集在一起，似乎在人群中危险会减轻一样。远离建筑群之后我们停了下来，因为新的危险又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无法控制那些带出来的车辆，即使用垫木或石块塞在车轮下，车子也在打滑，道路像撒了滑石粉一般，我们还看到大海像被什么东西吸干了似的，海水正急速地退去，海滩上留下了大量的鱼。在我们身后的天空出现了一大片使人惧怕的黑色的云团，它震颤着、裂变着、时而聚在一起，时而伸出长枝桠，显示出巨大的能量。

我们的那位西班牙来的朋友急切地对我们说：“如果你的舅父现在依然活着的话，他一定会要求你们赶快逃生的；如果他已经死了，也一定会希望你们能继续生存下去——为什么你们不赶快逃命呢？”我们回答说，只要尚未弄清他是死是活，我们不愿考虑自己的安全，我们的朋友没再多说什么，他急匆匆地走了。

没过多久，黑云就遮蔽住了卡普里岛，然后很快又将米塞努突出的海从我们的视线中抹去，黑云从天空垂落到地面。海面，像一堵横亘在大地间的高墙。

母亲哀求并命令我独自逃命——因为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也许能逃脱灾难，而她已经太老了，只要她不成为造成我死亡的原因，她就能在平静中迎接死亡。我不愿撇下她，所以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臂，强迫她走得快些。她万分不情愿地让了步，并一个劲地责怪自己拖累了我。这时，已经能感觉到火山灰在四处落下，虽然还并不十分稠密。我转身向后看了看，那黑云正像洪水般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涌来。我说：“趁现在还能看得见，让我们离开大路，否则我们会在黑暗中被撞倒或在混乱中失散，”我们走到路边空地，还没来得及坐下休息一会儿，黑暗便降临了，这不是那种乌云笼罩的阴天或无月的夜晚的黑暗，是仿佛被置身于一间密封的房子里而里面惟一的灯又被吹灭了的黑暗，这种黑暗令人窒息，你可以听见女人们的尖叫声，婴儿的嚎哭声和男人们的喊叫声。他们只能用声音来寻找自己的亲人。还有些人在诅咒自己的命运或为亲人的命运而祈祷，还有些人则大声说希望自己能尽快死去，因为他们已不愿再忍受折磨了，人们都提到了神，但他们十分清楚附近已不再有——神已经先走了，现在的黑暗仿佛是永恒的。有些好事之徒还要在危险中添加危险，他们叫嚷说米塞努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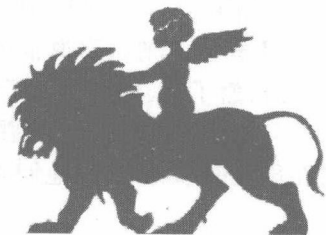


有一半崩塌了，另一半也已着火，虽然他们是凭空捏造的，但仍然有人相信他们。这时，尘埃中露出了一线光明，但我们都将它看成火焰正在逼近的预兆，然而事实上火焰离我们还很遥远，光亮不过是两股尘埃间留出的空隙罢了，紧接着四周又一片漆黑，火山灰又一次落下，这次简直像是倾盆大雨，我们不时站起身子并跳跃几下，否则用不了多久就会被火山灰埋住。我可以夸口说，在所有的危急关口面前我从没发出一声呻吟或恐惧的喊叫，但我必须承认，给我以安慰的是一种极为可怜的想法，就是我确信整个世界会随我一起灭亡，我仅仅只是世界灭亡中的一个最微小的生物。正是这种想法使我这个可怜虫摆脱了恐惧。

最后，浓重的黑暗开始稀薄起来，黑云渐渐地散开，日光终于使我和母亲辨认出了对方的脸，太阳隐约可见，像日食时那样昏暗。我们看见，大路上所有的车辆以及田野里的庄稼。树木都被盖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埃，察觉到危险已经过去，我们便回到了米塞努。在那里我们尽可能地清理出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接着便度过了一个充满焦虑的夜晚。我们在希望和恐惧之间徘徊，地震仍在持续，街上常有被吓破了胆的人在歇斯底里地尖叫、奔跑，当时我们无法知道危险是否会再度出现，但是母亲和我都不愿在得到舅父的消息之前再离开这个地方了。

当然，这些细节对于历史来说并不重要，你读到这些时也许不会加以大大的重视；这些细节看上去根本不值得写在一封信上，但这只能怪你自己，因为正是你要求我将事情经过写信告诉你的。

（支顺福 译）





黑死病

〔英国〕克莱顿

克莱顿(1310~1370年),英国社会学家。曾著有《英国人的道德生活》等。此篇记述的这场黑死病,发生于公元1348年,据史料称这场疾病使2500万人失去了生命,在当时的欧洲相当于每4个人中就有1个人死于此病。

这一年,整个世界仿佛都在不停地死人,开始发生在印度,接着又在阿拉伯人中蔓延开来,最后基督徒和犹太人也遭殃了。在一年时间里,也就是从复活节到复活节,大约有8000个塔西斯人因这种奇怪的病而死去。塔西斯的国王看到他的人民大批死亡后感到异常不安,他担心这是由于自己不信仰上帝而带来的灾难,于是他带领大批贵族,前往阿维尼翁去寻求教皇的帮助并且皈依基督教。但是当他走了20多天后,却听说基督教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也遭受到这种可怕疾病的袭击,因此他便掉头回自己的国家去了。可是许多基督徒却尾随着这些塔西斯人并向他们发起攻击,一共有2000多塔西斯人被杀害。

可怕的瘟疫突破了英吉利海峡,在南安普敦登陆了。这海边城市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在这场瘟疫中丧命,他们死得非常迅速,很少有人得病后能在床上躺上两三天,很多人从发病到死亡只有半天时间,接着,死神的阴影又飞快地向其他城市扩散,它仿佛遵循着阳光走的道路。在累斯特郡一个很小的圣伦纳德教区就死了380多人,而在圣クロス教区则死了400人,在圣玛格丽特教区则





有 700 人被夺走了生命。其他郡和教区的死亡人数也在激增。鉴于这一巨大灾难所造成的特殊情况，伦敦大主教向全国发布命令，授予每一位教士以普遍的权力，他们可以接受任何人的忏悔，并且拥有临终赦免权，除了赦免债务以外。对于死者生前的债务，债主可以从遗产中得到偿还。同时，教皇也发出了赦免令，对所有临死的人的罪行予以赦免，只要他们作过忏悔，这道赦免令从发布之日起直到第二年的复活节都始终有效。

同一年，英国土地上的畜群也遭受到瘟疫的侵袭，一个牧场有 5000 头羊突然死亡，它们身上散发出恶臭，连野兽和鸟都不愿意碰一下。所有禽畜的价格都急剧下跌，因为害怕它们感染上瘟疫。很少有人能保住自己的财产。本来值 40 先令的一匹马现在只能卖 6.5 先令，一头壮实的公牛只能卖 4 先令，一头母牛 12 便士，一头小牛 6 便士，一头羊 3 便士，一只羊羔 2 便士，一头肥猪 5 便士，一捆 24 磅重的羊毛只值 9 便士。牛群和羊群在田野里四处漫游，没人去照管它们，听凭它们死在农田里、沟渠边……牲畜死亡的总头数无法统计。从古代布立吞的国王沃提更时代至今，还没有人记得发生过如此规模的瘟疫。按照彼得的记载，在沃提更时代，生存下来的人还不够埋葬死人的需要。

到了第二年的秋天，一个收割者替人干活索取的报酬大大地提高了，每天不得少于 8 个便士，还得供他吃饭；而一个割草的人收 10 个便士，同样供给他吃饭。许多庄稼在田里腐烂了，因为请不起人来收割它们。在瘟疫流行的年代，劳动力的匮乏已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时苏格兰人也跑来趁火打劫了。当他们听说英格兰人中间正流行着可怕的瘟疫时，以为他们的诅咒终于应验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诅咒：“让英格兰人遭瘟疫吧！”现在一定是上帝在惩罚英格兰人了，于是，苏格兰人在塞尔克森林聚集起来，想协助上帝彻底消灭英格兰人。但死神也攫住了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死了 5000 个苏格兰人。剩下的人正准备返回自己的家园，却遭到英格兰人的袭击，死伤大半。

布拉德沃丁主教刚被教皇授予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头衔，但当他返回英格兰后不出两天便在伦敦死去了……

